

《东欧国家社会主义  
建设问题》资料之二

# 波兰关于社会主义 建设问题的理论观点摘编

法 学 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 编 者 说 明

一、波兰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党的首脑的更迭大都是在动乱中完成的。每次更迭都带来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和理论上的程度不同的变化。本摘编的目的就是试图客观地反映波兰各个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在政策上和理论上的主要观点及重要变化，从而为研究波兰的体制改革提供一些基本素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料来源短缺，摘编的内容就难以作到系统、全面。

二、摘编的范围主要包括哥穆尔卡、盖莱克和目前的雅鲁泽尔斯基各个时期。资料来源以党代会、中央全会的文献、党政领导人的讲话、理论家的著述为主，也选用了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中的一些材料。

三、编排方法先按问题内容归类，再以时间先后排列，为的是便于了解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的连续性或变化，以及不同看法。

## 目 录

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波兰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问题.....	( 1 )
二、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问题.....	( 25 )
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 33 )
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职能.....	( 41 )
五、关于社会主义民主.....	( 49 )
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性质和 作用.....	( 67 )
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波兰的宗教政策.....	( 82 )
八、关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 88 )
九、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动力.....	( 108 )
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	( 116 )
十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 130 )
十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	( 139 )
十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收入与分配.....	( 153 )

# 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 和波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

## (一) 波兰解放初期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

有些人经常重复地说，波兰工人党力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算沿着苏联走过的道路在波兰走向社会主义。无需证明，这些人这样说，不仅表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会从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他们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歪曲政治现实和更好地同我们党进行斗争。

.....

我想首先提请你们注意苏联和波兰所特有的发展道路的三个根本、明显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俄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而在我国是和平实现的。

第二个区别是，苏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我国则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

表明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第三个区别是，苏联的政权是由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来行使，它把立法和执行职能联结起来，苏维埃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一种形式。我国立法和执行职能是分开的，国家政权建立在议会民主基础上。

.....

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

民主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和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既没必要，也无目的。我们认为，我国的政权应该由彼此一致密切合作的所有民主政党来行使。

我们的这一立场产生于波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我们的民主和我们建立的社会制度是史无前例的。迄今的经验表明，它以良好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的民主不同于苏维埃民主，正象我们的制度不同于苏维埃制度一样。

在解决了阶级对抗问题的苏联，只有一个党——共产党，在我国则有几个民主政党在公开活动。

波兰的民主，是通过多党议会制来行使政权，目前的形式是全国人民会议，而以后将通过选举产生议会。

我们的民主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也具有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因素。就如同我们的经济制度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特点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民主称之为人民民主，我们的社会制度称之为人民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在现存的条件下，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通过民主行使国家政权的方式来进行，在波兰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必通过工人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行使政权的形式不一定仅仅体现在代表会议制度上。波兰可以，而且正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党也希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提出波兰的发展道路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想再次强调指出，我们两党行动一致，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整个民主阵营的统一和行动协调，是这一概念的基础。

（哥穆尔卡在华沙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46年11月30日），《新路》1947年第1期）

## （二）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届三中全会指责哥穆尔卡以波兰道路反对十月革命道路

提到哥穆尔卡同志，就应该肯定，在波兰发展道路问题上，他代表着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代表着与苏联相反的所谓波兰道路的理论。他已看到，为了实现这些企图，就要依靠自己的、哥穆尔卡式的政党。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哥穆尔卡同志在所谓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的发展逻辑就是这样，也必然会这样。

（亚·萨瓦茨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新路》1949年第12期）

由于《新路》第五期发表的一篇文章，维斯瓦夫（即哥穆尔卡——编者注）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抨击奥哈布同志，他认为这是无的放矢。关于人民民主国家的实质的明确而又定型的观点，直到一九四九年年底才阐述出来。一九四五年的国家并不和一九四八年的国家一样。事实上，我们党的领导，象其他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一样，还没有关于人民民主国家实质的定型观点。问题不在于这一点，问题在于维斯瓦夫同志从人民民主道路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以所谓波兰道路来反对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须知，引证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工人领袖的话，来支持维斯瓦夫同志的观点是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

（希·明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新路》1949年第12期）

### （三）哥穆尔卡于一九五六年重新当政以后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和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

社会主义这一词的社会内容的最完满的解释就是这样一个公式：废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它的创造者就是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从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终结，相反，他们认为理论始终是活的，必须在生活经验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哪怕是在过去或在一定时期内是最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能包括比它更丰富的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在社会主义里永远不变的东西就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能够而且也的确是不同的。它们是由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也可以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在苏联所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象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

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

（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新路》1956年第10期）

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某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区别首先在于，它同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作。这种合作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内容，也就是通过消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来改造社会关系，是符合这些党派的愿望的。

我们这个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活动基础的党，同不承认这些原理的哲学方面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这一主要结合点，正在消除我们之间的对抗矛盾，并且成了相互合作的基础。

（哥穆尔卡在波兰全国政治和社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哥穆尔卡演说集》，波兰“书与知识”出版社，1957年）

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就说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是没有的，并且也不可能有。虽然建设社会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却要取决于具体的地点和时间的条件。还应当注意这样一点，要根据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来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形式或是改进旧有的形式。

从这些前提出发，为了尽力把工人阶级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为了把广大群众同社会主义制度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和使劳动农民更靠近社会主义，八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形式的三个方针。第一是工人委员会，第二是扩大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力，第三是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农民自治的经济形式。这三个方针构成了波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

有时，因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的）道路亦即民族的道路这个名词，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因此就必须确定这个名词本身包括何种政治内容。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是同一切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事情。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它的国际主义性质。它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而不仅仅是全民族的。

强调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从严格确定的意义上来

说，就是区别于某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区别于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必须强调指出，俄国的或者更广泛些说苏联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何时都不能同个人迷信这个概念混为一谈。许多同志就犯了这个错误。诚然，个人迷信在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带来了许多害处，造成了歪曲，但是，尽管如此，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并不是由个人迷信确定的。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苏联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或者确切些说，在这条道路的一定阶段上避免了个人迷信这种歪曲的话，那么这条道路是不是就适合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呢？更重要的问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对这些国家是不是必要呢？大概不是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理论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理论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通过议会道路而无需急剧的转变过渡到社会主义。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具体的总的历史条件，国内以及国际上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决定通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其他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造成了一种新的历史局势，在这种局势下，一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可能同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形成的苏联的道路不同。

苏联经过自己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变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苏联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遇到的许许多多的巨大困难并不是其他正在建设或者将要建设

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一定要遇到的。当然，每个国家在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从我所讲的这些话中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苏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在对俄国来说是特定的、造成了在它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所采取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即非必要，也不适宜。

（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九中全会上的报告，《哥穆尔卡演说集》，波兰“书与知识”出版社，1957年）

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发展的特点，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历史，有着自己在本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征，有着自己的民族性。这些事实是不能随意抛开的，在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不能加以忽视的。

各个民族的这些不同特点，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每个国家都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因素。

但是，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点，并不意味着否认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得出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则。否认实际上取得的结果就是取消社会主义。轻视或否认苏联所经历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是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轻视或否认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特征和特点，是虚无主义的教条主义。

波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建立在各个国家都具有的普遍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道路是国际性的道路，同时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一般的国际性道路都具有每个国家所具备的自己的民族背景，我们说的民族的道路，即我们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从这个意义

上说的。

社会主义道路有其民族特点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并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65页）

（同上）

关于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广泛采用的一般规律可以归纳成下列几个论点：

- 1.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联盟的政策。
- 2.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3.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逐步改造农村的生产关系，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中央计划和领导的一定范围内。
- 4.实行具有列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精神的政策，遵守各国和各民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力量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和平。

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是任何一条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不运用这些规律，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就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

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这一过程的领导，是

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九中全会上的报告，  
《哥穆尔卡演说集》，波兰“书与知识”出版社，1957  
年)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和形式有所不同：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建立，是由于武装起义和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结果，而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却是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苏联和其他国家，由于国内外条件不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不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不仅取决于一般的历史条件，而是也取决于该国特殊的发展，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特点和在该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特点。至于波兰人民，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历史上形成的特点，那就是：由于长期处于受奴役地位和受外国的压迫，波兰人民对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问题特别敏感。

.....

列宁深深地了解到波兰工人运动的独特发展道路。列宁一九一九年三月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中指出了波兰工人对一切有关波兰独立的问题，特别是在回顾对沙皇压迫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之后说道：“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48页）。列宁在当时就已经向波兰共产党人建议，要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充分地考虑我们国家的这种特点，创造性地

利用十月革命的经验。

选定一条符合我们国家特点的波兰革命的正确道路这项困难的任务，是数十年来在波兰工人运动中传播列宁主义思想的波兰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

波兰共产党人在希特勒占领的条件下建立的波兰工人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有决定意义的武装斗争。同苏联一道反对过希特勒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争取建立独立的人民波兰，在波兰实行了深刻的民主改革，奠定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波兰工人党的这个纲领中，在这个党同波兰社会党左派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在建立全国人民会议的合作中就已经奠定了自己的、符合我国具体条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

波兰工人党由于在波兰同其余民主党派一道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摆脱了希特勒奴役的人民政权的基础，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而实现了它的符合波兰劳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深刻改造的纲领，根据我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规律。波兰工人党的活动是以十月革命的经验为根据的。可是，在许多方面，它的行动方法是有别于十月革命的经验的，因为这种方法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制定的，并且由于力量的对比转为有利而使得我们有可能在争取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更广泛地采取民主方法。在这些条件下，反动势力被粉碎了。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加强了，人民波兰巩固了。

但是，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在波兰提出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问题的时候，以及在完成六年计划（这个计划大大增加了人民波兰的经济威力）的年代里，在我们党的活动

中同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不正常现象，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就是这些不正常现象的根源。这些现象对城市，特别是农村的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有害的影响。

由于有人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理，在我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的基本原则曾经遭到谴责。广泛运用民主方法来鼓舞群众的创造性和对群众更加有利地分配国民收入的可能性被置之脑后了。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方法反而占了上风，这种方法往往是同忽视经济规律，违反列宁主义而歪曲党的生活准则以及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的。结果，所有这些同国际工人运动中个人迷信有关的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破坏了他们对我们党的信任，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在我们党和劳动群众中间有着足够生气蓬勃的力量，为了革新我国的生活，这些力量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开始同上述现象展开了斗争。渗透着列宁主义精神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他们是一个巨大的鼓励。一九五六年十月我国发生的转折，我们党八中全会决议和后来的九中全会决议意味着脱离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意味着战胜了党和国家活动中的反列宁主义的歪曲。

（哥穆尔卡：《创造性地运用伟大十月革命的经验》，  
《真理报》1957年11月5日）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只有一个，只是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是多样的。工人自治并不是别的，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效与否，首先要看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同时它也有助于形成工人的这种觉悟。我们的工人自治形式绝不是简单的南斯拉夫形式的再

版。社会主义对每一个国家来说，本质上不是什么独特的东西，就象资本主义在这个国家和在另一个国家里就其社会本质来讲并没有什么区别一样。错误并不在于我们在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依靠了以前在苏联发展起来、而现在在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而是在于想在我们这里完全模仿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道路又不是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于我们波兰的情况。当我们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条件时，永远应当记住尽管存在着区别，但还存在着对一切国家都相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之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

（哥穆尔卡与华沙选民会见时的讲话，《哥穆尔卡演说集》，波兰“书与知识”出版社，1957年）

是否存在一个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波兰社会主义？

请允许我提起哥穆尔卡在一次选举大会上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但是各国的道路不同。

我想从把这个思想具体化开始。社会主义是一个，其意思是，在每个国家，不论在波兰，在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或将来在西欧国家或美洲，有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于以满足全社会需要为目的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的本质依靠这一点，而在所有国家中这个实质无疑是相同的。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实质也是相同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生产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直接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到处一样，我们理解其意义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到处一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细节上，例如在管理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管理经济、计划等方面不能有差别。

在谈论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时，我们必须不忘——尽管有今天在波兰被如此强调的一切差别，——基本的、共同的特点，它们导致这样的事实，在原则上一切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上：这个基础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取得国家权力。没有自动的、自发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工人运动中过去存在、并且今天仍然存在一些我们称为修正主义的理论，它们说，依靠某种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自动转变，可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十九世纪末提出的这些理论从未变为事实。另一方面，历史经验教育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是国家的基本性质的改变——从资产阶级的工具的国家变为工人阶级指导的并且是工人阶级及其盟友们的权力的工具。这样一种国家的任务是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

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家权力的行动，并且是一个新国家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及其盟友们手中。

这个新国家权力的社会内容和功能构成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点恰好是每条到社会主义之路的共同的基本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说到社会主义之路是一条。不过，工人阶级取得权力本身一事，这件事采取的政治形式，新国家使用的手段，行使无产阶级专政功能的国家为了废除旧的生

产关系和创造新的生产关系而使用的手段——所有这一切依靠历史条件，各国之间可能不同。这不是新东西。一个民主的，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可能性——曾在苏共二十大谈论的，现在谈论和写得这么多的所有那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能找到。

（奥·兰格：《关于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对波兰到社会主义之路的考虑把我们引到两个基本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另一个是经济模式。

关于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需要严肃的研究。在经济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信念，即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仅波兰而且也包括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直机械照抄苏联模式。首先，我们没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际经济协作和国际分工的可能性。每个人民民主国家为它自己创造了一种微型的苏联经济结构模式。这一点最鲜明的例子是匈牙利，它发展了一个钢铁工业，虽则它没有煤炭、铁矿或发展这个工业的任何条件。

盲目模仿苏联模式不能产生好的效果，因为苏联的经济结构是在具体地理和历史条件中形成的。

我们到社会主义之路的第二个问题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波兰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建设一个波兰的过渡经济模式。

这个模式将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它必须从生活中成长起来，它不能来自上面的命令。如果我们要命令它，我们必